**诗歌的阳光大道——读庞清明《第三条道路批判》**

**洋 滔**

读了庞清明《第三条道路批判》（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年8月版），感触颇多，不吐不快，他为中国当代诗歌打开另一扇窗口，有着别样的风景与人文情怀。

这是一部另类诗歌评论集，过去零零星星地在报刊和网上读到过庞清明书中的一些文章，不管是过去读还是现在读，都是一种震撼，他不是四平八稳地歌功颂德，也不是言之无物的空泛口号，写得比较随意，自由，坦荡，很严肃，很尖锐，有理有据，有声有色，有板有眼。他尽管年已不惑，但依然有一种谈笑风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我曾经对他说过，洋滔是写不出这样辛辣劲道的评论来的。我有时候甚至为他的冲动捏着一把汗，也为他抨击过我喜欢的诗人而隐隐遗憾，但他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和不畏强权的求是作派，还是深深触动了我。这个大巴山走出来的小伙子，有大巴山人敢想敢说敢做敢当的品质和南方乡镇孤独骑士的凛然骨气。

庞清明的《第三条道路批判》总结了他和一批志同道合的诗人10年来的创作历程，第三条道路这面旗帜是1999年底2000年初打出来的，号称21世纪第一个诗歌流派，直接亮出了自己的宣言：“通向辽阔的艺术世界，向所有优秀诗人敞开，凡太阳升起的地方都有第三条道路诗人在幸福歌唱，辛勤劳动；拒绝圈地运动，为建立多元并存的良好诗歌生态而努力。”（见庞清明《第三条道路批判》一书，下同），提倡“独立、多元、传承、建设、提升”的第三条道路精神。新的理论使第三条道路呈现出不断延伸的意义并上升到诗学高度，触角伸向诗歌的各个领域。他们办报刊、论坛、网站，出书，举办诗歌朗诵会、中国诗歌流派论坛、中国乡村诗歌论坛、《第三条道路》首发式，纪念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在成都组建中国桃花诗村，编印《中国桃花诗300首》。成百上千的诗人与批评家呈梯队式不断发展壮大，以北京、四川、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江西等诗歌重地为中心，向全国辐射。《诗刊》、《星星》、《上海文学》、《绿风》、《诗歌月刊》下半月刊、《广西文学》、《作家报》、《草地》、《关东文学》、《湛江文学》、《佛山文艺》、《文化生活报》、《大众阅读报》、美国《新大陆》诗刊等先后推出第三条道路专辑；中央电视台、《文学自由谈》、《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新世纪文坛》等几十家媒体给予报道，著名媒体《南方周末》为第三条道路诗人开设“诗人爱劳动”专栏，在诗界引起巨大反响。批评家、诗人蓝棣之、张放、洋滔、耿占春、朱子庆、牛放等持续关注，持续为第三条道路鼓与呼，批评家张清华主编的《新世纪文学大系：2004年诗歌卷》将“第三条道路”列为词条，盖源于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旗帜鲜明地反对诗歌创作的两个极端，维护人性与诗歌的尊严。

作为第三条道路主推手的庞清明，他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时代的风口浪尖，紧扣时代主题，注重文化关怀下的自然主义写作，对社会、大自然、心灵的关照比我们更为深入和痛切，他的不少诗遵循第三条道路的原则，平和中有着尖锐的芒刺，刺向社会的阴暗和丑恶的一面，并注重内在与外在的有机统一，将世界在心灵深处的投影用隐忍的方式表达出来。他说，诗歌“对感情的含蓄表达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是诗歌的基本守恒定律之一，对人间大爱、大真、大善、大美的追求，饱蘸着个人与集体生命经验的追问与歌唱的诗歌将永放光芒。”他的诗集《孤独骑士之歌》、《跨越》、《时间的未尽之旅》等和最近创作的不少诗歌就是对第三条道路身体力行的实践的结晶。

庞清明说：“第三条道路是一个开放式流变式的概念，第三条道路第一次全面彻底地颠覆了流派的传统意义，打破流派泛指的所谓‘共同的志趣与审美原则，相同的行为规范与利益均沾’的条条框框，提倡独立性、多元性、差异性、建设性，从而有效地解决了诗歌流派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问题。”正是第三条道路海纳百川的大度气魄和百花齐放的开放姿态，才在它的旗帜下汇聚着成百上千风格纷呈的诗人，第三条道路这个宽泛意义上的流派才显得青春、活跃、灿烂，令人瞩目。第三条道路诗人凸凹在一个获奖感言中说：“从第15届青春诗会后，我就一直走在第三条道路上。关于我与这条道路的渊源，关于我对它的认知，我在《我的，八年中国的，或第三条道路的道路》这篇一万多字的长文里作过梳理。这个奖不讲道理，写，是它的硬道理。”凸凹对第三条道路作出过重要贡献，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在中国诗坛叫得响的事情，有很大影响。他的诗歌创作曾经坚持过一段时间的民间立场，写了不少很好的口语诗，实力不亚于于坚，自从他参加青春诗会后，“就一直走在第三条道路上”，并且卓有成就。但我们不能否定他这之前的诗歌，我甚至感到他那些口语诗更亲切，更生活，更完美。曾获中国第三届华文青年诗歌奖、华语传媒文学盛典年度诗人提名等十多项诗歌奖的卢卫平，把笔触伸向他所熟悉的生活底层，他在《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写到：“它们肯定不是一棵树上的/ 但它们都是苹果/这足够使它们团结/身子挨着身子 相互取暖 相互芬芳……快过年了 我从它们中挑几个最想家的/带回老家 让它们看看/大雪纷飞中白发苍苍的爹娘//”诗人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把苹果写成象征意义的人，对普通人的生存现状进行深刻的挖掘剖析，让我们看见那群“回老家 让它们看看/大雪纷飞中白发苍苍的爹娘”的人性美、思想美和意境美，他的细节组成的幸运者的坚韧和疼痛，饱含着对人的关爱和终极思考，升华出一种苍凉而崇高的人文精神。

第三条道路诗人安琪说：“毫无疑问，第三条道路写作已经和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一起构成中国当代诗坛的三大格局，它们之间无论抵制还是竞争，客观上都激活了中国当代诗坛并促使诗歌写作更趋多样化、更具先锋性。”安琪说得比较平和，客观，中道，不会得罪任何诗人，也正符合第三条道路的宽广精神。其实，庞清明也是这个意思，他在书中反复提到“伪知识分子写作”、“伪民间写作”，去掉那个“伪”字，他基本上还是接受的。诗歌批评家谭五昌将庞清明归类为复合型写作一类，也就是有别于书面写作与口语写作之外的广泛的优秀诗歌写作者。庞清明甚至毫不隐晦地说自己的诗歌创作曾经受到过某些知识分子写作代表人物的影响，这种实事求是，言行一致，不搞一棍子打死的治学精神值得学习和借鉴。他在第三条道路上真正做到了“从小草长出参天大树，团结一切具有独立精神、个性追求、创新意志的诗人，诗人之间彼此关爱、提携，体现了第三条道路的精神实质——平等、包容、相互尊重。”（庞清明语），对社会、民族、个人命运、宇宙、心灵世界的关照、探幽烛微；内在审美与外在抒情叙述有机统一，恢复并发扬优秀诗歌里的张弛、节奏、含蓄、隐忍、夸张、内蕴、志趣、想象、关怀、悲悯、博大、旷远、情操、境界，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大作来。正如批评家胡亮所说的“诚实的写作，从身上掉下一块肉来的写作”。

诗人应该有所承担，恢复诗歌的神圣使命。诗人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是民间的一部分，每位诗人最后都将回归第三条道路。庞清明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独立、多元、传承、建设、提升”几个关键词，呼应中国当代诗歌的核心价值，使诗歌真正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全面改革开放的宏观形势下，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诗歌正迎来百年不遇的黄金岁月，必将伴随着朝阳的升起而呈现云蒸霞蔚的万千气象，真正走向诗歌的阳光大道。

庞清明在书中对一些评奖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认为，有些打出“独立、自由、公正、权威”之类旗号的所谓评奖，“我认为这只是主办者的份内事，广告宣传而已，圈外人士大可不必当真。看过一些被披露出来的官方文学奖内幕的文字，袖筒交易、钱权互换、投怀送抱之丑态，以及网络评奖中为获取点击率除了自己外还请助手一起整天撅起屁股摇动鼠标的无耻，我就想呕吐，一幅让人忍俊不禁的花样百出的世相图。”犀利，尖刻，一语中的。这种丑恶的评奖现象我们也见过，甚至遇到过，我们只是在朋友之间当笑话说说而已，没有想到写成文章去抨击，去揭露。我们能扭转这种现象么？不能！庞清明敢说敢批，他敢替文坛大多数作者特别是青年作者说话的勇气，真令我佩服。

“我批故我在，我在故我敞开。”庞清明这句经典的批评范式，也许很多人只读出了前半句的策略、犀利和不留情面，而后半句的内敛、谦卑与广泛的接受，却让人忽略了。正是由于第三条道路诗人在批判的锋芒中不断敞开，集结，反审，成长，批判地吸纳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遗产，推陈出新，才使第三条道路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与持续的内功。在第三条道路这里，没有天才诗人，有的只是坚韧、顽强、不断成长的诗人和批评家，这样的诗人包括凸凹、林童、安琪、马莉、胡亮、树才、莫非、车前子、老巢、杨然、远观、北残、愚木、林忠成、子梵梅等等，更宽泛点说，还包括南鸥、刘诚、世宾、郑小琼、斯如、姜红伟、朱晓剑等。

庞清明的《第三条道路批判》值得一读，也有收藏价值。他的一些新观点与众不同，异想天开，作为一个时代留下的足迹，回过头去看看，是很有必要，很有补益的。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西藏作协理事，原《拉萨河》主编）**